

A16 特别报道

特别报道 A17



赵兴力办公室的墙壁上,贴着一张元明时期的天桥复原图。他时常会想象河沟纵横的天桥模样:桥南的荷花池塘充满了野趣,绿树成荫,路人如织。赵兴力是天桥街道办文教科的副主任,他听老人讲过天桥曾经的喧闹,相声、评书、杂耍、洋片、大鼓、八角鼓、飞叉、中幡……这些都杂糅在小贩的吆喝中。

1934年,随着正阳门至永定门的马路拓宽,天桥两侧的石栏被拆除,天桥桥址不复存在,而随着历史的变迁,老天桥的民俗技艺,也和老艺人们一起,淹没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。如今,“天桥”只是一个区域的泛称。

随着文化产业和非遗传承的发展,近年来,“复兴天桥”成为北京的一个愿望,随着复兴计划的实施,新的天桥演艺区即将诞生。“十二五”期间,天桥演艺区将在现有14个剧场的基础上,通过新建和改造升级,形成一个约有30家剧场的演艺群落。到2020年,天桥演艺区将拥有约50个剧场,成为演艺的地标性区域。

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李素丽 北京报道

# 重建天桥:民俗文化登上大舞台

北京建天桥演艺区,将重现老北京民俗技艺,保护遗迹的同时传承非遗



2005年,天桥电车总站,如今拆除后变成了马路。 新京报记者 李飞 摄



6月11日,天桥艺术中心工地,年内将完成土方施工。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



2012年6月11日,天桥广场,一名路人在散步,今后广场附近将新增大量的演艺场所。

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

## 飞地消逝技艺断篇儿

赵兴力说,随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乱,来天桥看表演的人越来越少,老天桥的民俗文化,也和讨生活的老艺人们一道散落。

对于86岁的金业勤来说,天桥承载了他年轻时的卖艺时光。

1942年,16岁的金业勤跟随摔跤艺人宝三到天桥卖艺,众人送了他一个绰号——“小老黑”,因为天桥的烈日晒得他表演时只能看见一嘴的白牙。

从前门大街一直往南,过了珠市口,走到天桥剧场,再往右拐一个胡同,马路北边就是他原来的场子,所谓的场子,其实是一个地摊,永远露天舞台,一茬茬轮换的观众,开放、自由、不受拘束。

旧天桥在历史中浓缩成了一句诗:酒旗戏鼓天桥市,多少游人忆不家。描绘的就是昔日老天桥地区的繁华景象。赵兴力说,天桥是老北京的一块“飞地”,是平民们娱乐休闲的场所,这片旧时练把式的地方,什样杂耍、百戏杂陈,形成市井喧嚣的通衢闹市。

如今,老天桥地区只剩下

天桥剧场、天桥杂技场、天桥乐茶园等几家单位,其余地方和北京其他街市别无二致。

若要一窥旧日天桥的繁华,只能从广场上“天桥八大怪”的群雕里寻找痕迹。

赵兴力说,随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乱,来天桥看表演的人越来越少,老天桥的民俗文化,也和讨生活的老艺人们一道散落。上世纪50年代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,公私合营后,对天桥艺人们,政府给出三种处理办法,要么分配进北京市的各个曲艺团;要么改行;想回老家的,政府也可以安排。

金业勤记得,当年三弦艺人果荣生,被分配进了房管所;相声名家沙广森到了某部委的文工团;练杠子的曹鹏飞、顶碗的程家兄弟,进入国家杂技团。

另有100多人,被分散在各地的曲艺团,天桥艺人在组织上被完全打散了,老艺人和技艺一道,“断了篇儿”。

## 复兴天桥寻访老艺人

赵兴力和同事走遍北京周边,又与全国各地联系。如今,各种民间绝技的传人,已经找到了50多人,半职业化的老艺人传人,已经超过百名。

怎么将“断了篇儿”的民俗文化接起来,是曾经的宣武区政府面临的难题。

天桥演艺区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刘学增,曾任宣武区发改委副主任。他说,1992年,建天桥演艺区的计划曾出现过,“但因人口密度大,经济原因的限制,搁浅了。”

2003年,文化部、财政部共同推进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,宣武区成为试点,老天桥的民俗技艺作为一张城市名片,迎来了生机。

“天桥的复兴,还得从寻访老艺人起步。”赵兴力说。

随后的几年,赵兴力和同事走遍北京周边,又与全国各地联系,寻找天桥艺人和传人。如今,各种民间绝技的传人,已经找到了50多人,半职业化的老艺人传人,已经超过百名。

寻找老艺人的过程也曾出现过难题,“比如天桥

的说唱艺术,说的多,唱的几乎没有有了踪迹,直到认识了弹三弦儿的果少卿。”

直至今日,赵兴力仍对那场偶遇津津乐道。那一天,一个50多岁的陌生老爷子,突然来到街道办,说自己会点魔术,如果今后街道办有表演,可以叫上他。

“一口应承下来的赵兴力正准备转身离开,又想起点什么,多了句嘴,“您认识当年在天桥唱古曲的老艺人吗?”

“怎么不认识,我们家就是。”老爷子答道。原来,听古曲的人越来越少,原本弹弦子的果家,改练了魔术。

在果少卿的帮助下,赵兴力陆续找到了北京最后一批唱古曲的老艺人。如今,他和街道办的同事建立了天桥艺人资料库,借着举办“天桥杯”古曲比赛和文化节等民俗文化活动的机会,请回老艺人做评委或献艺。”

刘学增介绍,演艺区在规划时,充分考虑历史风貌和文化遗产,保护胡同和会馆等历史文化遗迹。

## 建演艺区保历史遗迹

刘学增介绍,演艺区在规划时,充分考虑历史风貌和文化遗产,保护胡同和会馆等历史文化遗迹。

老艺人的寻访工作已经基本结束,演艺区的建设还在进行。

2012年6月8日,天桥的部分商厦仍在改造,外部被帷幔遮挡,高处悬挂的横幅上写着,“中国的天桥,世界的舞台”。

刘学增介绍,演艺区在规划时,也会充分考虑历史风貌和文化传承,保护胡同和会馆等历史文化遗迹,对区域现状进行适当改造。

他说,宣兴会馆等保留较完整的老建筑,会成为区域标志性会馆;赵锥子、储子营、校尉营等特色胡同,也会得到改造。此外,还有匹配的休闲步行街区 and 会馆商业区。

经过半年的建设,天桥演艺区起步区建设已经初见端倪:演艺区规划建设方案初步完成,天桥艺术大厦启动招商,南中轴路西侧美化亮化工程及北纬路道路拓宽工程正式启动,天桥艺术中心也将在

年内完成土方施工……

(下转A17版)

## 传承民俗老酒散新香

“天桥演艺区建成后,可以利用3D拍摄方式等新技术,再现舞台剧,达到和舞台表演一样的效果。”

“我已经很难找到爱听古曲的年轻人了。”

面对着为民俗技艺搭建的新舞台,80多岁的老艺人赵玉明有自己的顾虑。她说,复兴天桥并不是建剧场那么简单,需要面对的困难太多,比如,时代的变迁。

单弦儿、京韵大鼓、马头调,面对讲台下困惑的学生,赵玉明需要一遍遍的讲解。如果让这些老技艺回到天桥,像当年一样摆地儿表演,赵玉明并不赞成。

“过去的天桥翻了篇儿,观众的口味也变了,你得找到新的形式。”

有同样担忧的老艺人不只赵玉明。对于这种担忧,西城区相关负责人曾说,天桥演艺区建成后,将上演老北京的诸多经典剧目,但一台舞台剧不可能一年365天天演,“可以利用3D拍摄方式等新技术,包装舞台剧。”

这是赵玉明欣赏的形

式,结合时代来传承民俗艺术,要有创新。她更愿意古曲表演成为天桥的一景,在众多恢宏的剧场中占据一个角落,成为大餐中的一道小菜。

对此,西城区政府曾表示,天桥演艺区内规划了一些公益性剧场,除了票价低廉,还会鼓励一些传统民俗技艺的传承人,和新兴的艺术团体,在公益剧场免费演出,积累舞台经验。

按照北京市的计划,首都核心演艺区内的剧场,今后从内容到消费都会差别化定位,部分剧场坚持低票价,让普通市民欣赏得起。

尽管对民俗技艺是否还有观众市场抱有顾虑,但5岁起就在天桥唱古曲的赵玉明,仍然忘不了曾经在闹市表演的场景。如今,她希望学生能代替自己,登上一回新天桥的舞台,唱一出当年最叫座的《鲁智深倒拔垂杨柳》。



北平沦陷时期,金业勤在天桥卖艺,那时是边说边练。 金业勤 提供图片



日本投降后,金业勤仍旧在天桥卖艺。 金业勤 提供图片

## 低票价撬动文化大市场

5月1日起,一个旨在降低演出票价,文化惠民的《首都剧院联盟关于低票价补贴试点方案》开始实施。根据《方案》要求,北京将有13家剧院的15个剧场开始试行,将100元以下低价票座位数扩大到剧院座位总数的30%,政府将对低票价座位进行补贴。这也是继年初首都剧院联盟鼓励30家剧院设置20%的100元以下低价票座位以来,又一项文化惠民措施。

“北京演出市场看似红红火火,但高票价是阻碍市场持久发展的门槛之一,只有打破高票价这个门槛,潜在消费群体才会源源不断地流入。低票价是个杠杆,撬动起整个演出市场。”道略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咨询总监毛修炳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。低票价是否真能

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剧场?以长安大戏院为例,据媒体报道,虽然京剧很难吸引新观众,但2012年上半年实行低票价后,长安大戏院平均上座率保持在69%-73%之间,比往年有显著提升。预计今年长安大戏院总营收增幅达6%左右。

低票价只是北京文化市场的措施之一,打造东方演艺之都,则是北京更远的目标,除了喊出“民俗的就是世界的”口号的天桥演艺区,东城区也在打造天坛演艺区。

未来,东城区的剧院数量将达到61座,西城天桥地区的剧场数量将达到50座左右,整个西城的剧场数量达到64座左右。北京中心城区高水准的演出场所将超过120所,形成首都核心演艺区雏形。

### 北京档案

#### 天桥演艺区发展进程

- 2006年 《宣武区“十一五”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》,对天桥街道进行了北京民俗特色街区的区域发展定位。
- 2009年 北京市政府出台《促进城南加快发展行动计划》,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南中轴建设,打造天桥演艺品牌,建设首都演艺活力区。
- 2011年 《北京市西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》中,天桥演艺区已被纳入“一核、一带、多园区”的空间发展布局。
- 10月底 北京东城区和西城区公布演艺区规划,宣布打造首都核心演艺区。总投资150亿元。
- 2011年底 将完成天桥艺术大厦装修改造任务及天桥艺术中心基础施工任务。
- 2012年 西城区天桥演艺区将建成30个剧场群。
- 2015年

新京报制图/林军明